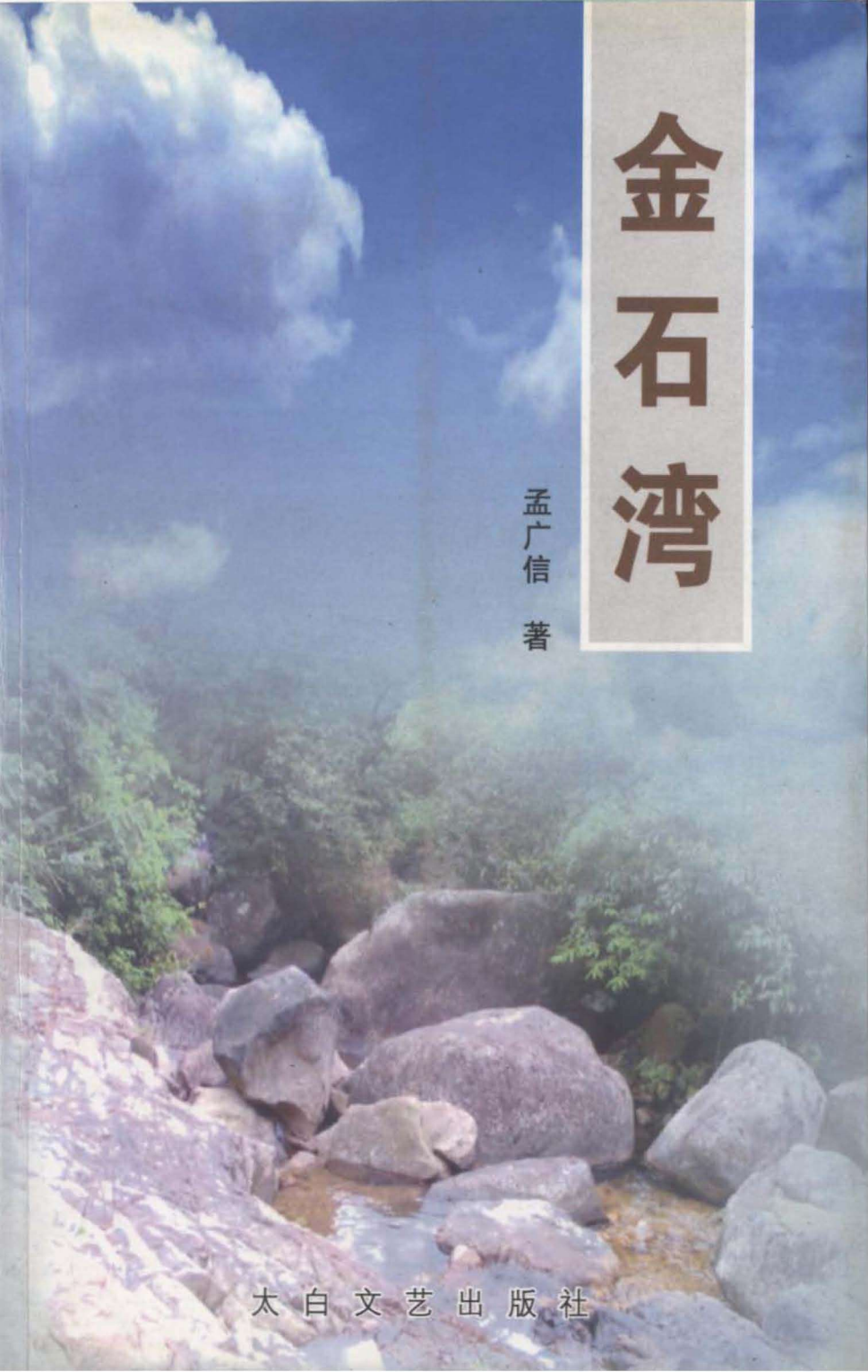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金石湾

孟广信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金石湾

孟广信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石湾/孟广信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1905.6  
ISBN 978-7-80680-602-9

I. 金… II. 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58473号

### 金 石 湾

作 者 孟广信  
责任编辑 周瑾璞  
封面设计 孟锦琪  
版式设计 孟锦琪

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 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 
E-mail: tbyx802@163.com  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插 页 1  
字 数 414千字  
印 张 15.5  
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80680-602-9  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 
邮政编码 710014

不妨一臨見詩情盡  
意韵金石法。

題畫廣信著金石法  
丁亥夏原下陳忠實

简短地寒暄过后，宋青山到厨房张罗下酒菜去了。赵海峰独自坐在沙发上。鼻子一蹙，闻见一股香味。抬头一看，对面桌上的瓷香炉里，正在燃烧着三炷高香。三炷浅蓝色的香烟摇摇摆摆地向上摇着摆着，像舞女向上抛撒的三缕轻纱，小小的卧室兼客厅的房间，就弥漫起了好闻的檀香味儿。香炉后面，端端正正地并排蹲着两个女人的放大的遗像。遗像是镶在玻璃镜框里的，一老一少，正好是母女俩。老者是宋青山的岳母，少妇是宋青山的爱人。青山的岳母像是对海峰笑，青山的爱人像是要对海峰说话。这情景使海峰生出一阵悲凉，不由得想起了埋葬青山岳母的情景。

青山的岳母一死，青山第一个叫来帮着料理后事的就是海峰。青山要海峰到郊外寻一块坟地。腊月的寒风凛冽，吹得耳梢手梢麻木，海峰骑着自行车，到白杨村东边的李家堡找大队长孙志明。孙志明肥头大耳，胖大身材，体重二百八，是个张飞式的人物，乐善好施，侠肝义胆。听海峰说明来意，把大腿一拍说：“瞎咧①！瞎咧！咱队的那些塄塄坎坎，都叫死人占光咧！……早三年就好了！”

海峰扑哧笑了，说道：“你胡说啥呢，莫非为了占一坨地方，就提前三年死呀不成？”志明也哈哈大笑，把光头拍得啪啪响，说道：“说失塌咧！说失塌咧！……这可咋办呀？青山又不是旁人，是咱的哥们儿么！”海峰说：“反正你得想办法。你侄女转公办的时候，青山可是没少出力。这回轮到你帮忙了，你可不能耍滑头哟！”

志明被将了一军，急得手在光头上乱摸，当手从后脑壳摸到前

① 瞎咧：陕西方言，糟糕了。

额，再又移回后脑壳的时候，才说：“跟前确实没一坨地方了，黄家湾那有队上几十亩地，尽是塆坎，虽然被不要脸的城里人偷偷摸摸埋了许多死人，但还没占完，就是远了点，不知青山嫌远不远？”

海峰说：“除了死法就是活法，咱去看看么。”志明当下推出他的加重“飞鸽”，出门骑上就压得浑身咯吱乱响。到了黄家湾，海峰一看，这地方前傍浚水，后依原坡，分明是个风水宝地么，难怪城里人都来偷埋自己的先人哩！当下就定了下来。

第二天。志明从队上派了两个人，与海峰一起看着打墓，河道上的北风吹得一阵紧似一阵。志明与海峰冷得受不了了就抿两口白酒，或是揉揉耳跺跺脚；再实在冻得招不住了就帮着抡几镢头或者铲一阵土。第三天又看着葬埋了。晚上，青山请帮过忙的朋友喝酒。

那时，宋青山的爱人邱彩兰还没有住进现在的教师楼，还住在小学的两间低矮的平房里。房子阴暗潮湿，分着里外两间。里间一桌，外间一桌。先前还是男女混桌，男人喝到酣时，女人就挤进里间，把男人换到外间。外间桌上，在众人的哄闹下，青山只好带头打关。见人一杯酒，三拳二胜。酒杯又大，一个通关就是一瓶酒。吆喝声激烈而又好听，姿态滑稽洋相百出：哥俩好，快喝酒；六六顺，四季财；三星照，八大仙；一点梅，宝宝捶；五魁手，满堂红……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。八人都打过关了，开始有人东倒西歪，醉意浓浓。接着是拳打胜家。孙志明喊声如雷，拳术也高，一个个败将都轮番上阵，与他较量。开始有人投机取巧，或有意端起酒杯洒洒流流，或酒没喝干就连忙给自己添满。为惩罚狡猾分子，就定了硬规矩：滴酒罚三杯！

这个硬规矩一经定下来，一个个喝酒的时候都老实极了，各自都有一套套的逃罚办法。孙志明逃罚的技艺最高，他喝酒时不用端起杯子，而是低下头用嘴唇噙住杯沿，吱吱吸三口像三声尖利的哨音，然后再把酒杯噙起来，仰起头连吸三下，才用手接住酒杯，

底朝上绕转三圈。在完成杂技般的喝酒动作的过程中，肥头光顶在电灯泡的照耀下，不断地折射出一片片的白光来。

席间一人，肚内如烈火燃烧，便偷偷摸摸溜出门，到室外自来水龙头上，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凉水，顿时觉得舒服了许多。回转时路过乒乓球案，见上面堆摊着黑乎乎的东西，室内的灯光照射不到这里，他看不清是什么东西，顺手一摸，毛茸茸冰凉凉，更是舒服，索性就仰躺上去，刚躺上去就弹了起来，哎呀一声惊叫，大喊一声我的妈呀！这惊喊声如霹雳一般，把室内的人全都惊呆了，在外间的男宾就朝外拥，海峰在前边正好与那人碰了个满怀。那人上牙叩着下牙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鬼……鬼……有鬼……”这么一说，女宾就不敢往外拥了，有的还往里退。孙志明豁开人群，问那人：“鬼在哪达？你引我去逮！”

那人却不敢引，颤颤抖抖只指方向：“在……在……在乒乓球案上……”这时，邱彩兰已经拿出了手电，孙志明接了过去，大步流星地朝乒乓球案边走。有着孙志明在前边壮胆，男的女的胆大的胆小的都跟在了后面。手电在乒乓球案上一照，见鬼躺在上面，像野鸡一样顾头不顾尾，只用棕毛盖着头，呼呼噜噜地酣睡哩！

孙志明一把拨过棕毛，大家顿时一阵大笑。原来并没有鬼，是宋青山躺在这里睡大觉哩！不由分说，孙志明就拧着他的耳朵，连推带搡，连拉带扯，硬是把宋青山弄醒。青山醒来，摇着头：“咋咧咋咧，人睡得正香，叫醒做啥？”还没有完全清醒。孙志明说：“好啊！你会寻找地方，寻了这么个凉快地方，蒙头大睡了？”邱彩兰抓起一把棕毛，硬邦邦的冻着冰碴儿，抱怨体育老师：“钱老师也真会显勤，冬冷寒天的，却掏出体操垫子的棕毛洗，给老宋派上用场……老宋老宋，还不快回去陪客！”

大家轰笑一阵，都不想再进屋了，想趁机散摊回家。经冷风一吹，孙志明一个战栗，觉得头昏腿软，摇摇晃晃迈不动步子，有人就说他不行了，劝他不要回家。他却拍着大肚皮说：“以为我醉了？尿！喝到天亮也醉不了！不信咱往里走，喝到天亮，看哪个牛

牛娃先醉?!”

大家都不进去，有几个人已经扶着自行车做好随时走的准备。孙志明见状，骂了一句：“都挨不起！回就回，看我回不去了！”说罢，也推上了自己的自行车，出了学校大门，他说：“都看我的！”话未落音，人就跳上自行车，但自行车的头不听指挥，左一摇右一摆，在不宽的马路上东一撞西一碰，没出几丈远就栽倒了。大家连忙去看，只见他一窝三折在马路上，只哼哼不说话了。他那胖大身体，掀不动也抬不动，大家只好跺脚取暖，抖抖瑟瑟地等他酒醒。

.....

青山把菜摆到沙发前的茶几上，问：“你在想啥呢，那么聚精会神，我头一次把菜端来，你都视而不见？”海峰从回忆中醒悟过来，说道：“是吗？我一看到姨娘的遗像，就想起了那晚咱喝酒的场面。那时多么痛快，酒量多好，平均一人一斤多才撂倒了志明一个。唉，人生果真如梦，眨眼间就十几年过去了，我现在喝二两就觉得头晕。你看志明那身体，一身肉却被出血热送了命，三周年都过了。多好一个人呀，现在却化为泥土了……哎呀，姨娘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去世的吧？我记得是腊月二十几来？”青山说：“今是她十五周年祭日，要么我咋记起给她上香。”海峰说：“哟，那我也得给姨娘和彩兰同时上炷香。”说罢就去厨房净手。净手回来，见青山正在启酒瓶盖儿。他见这酒瓶造型奇特，包装新奇，是从没有见过的，就问青山：“你开的啥酒？”青山说：“人头马。”海峰说：“你不打算过日子了，喝恁好的酒，这酒我只听说过，连见都没见过，听说贵得吓人。不喝不喝。你重换一瓶来！”青山说：“这是大姑娘春季从深圳带回来的。她在深圳找了个香港男朋友，男朋友让她给我带回来了。她说这瓶酒一定得让我喝了，说她迟早回来要验收空瓶子的。半年多了，我一直也舍不得喝，顶多拿出来看看。今你来了，咱就咬着牙喝了吧，权当完成任务呢！”海峰说：“既是这样，那我就先斟一杯，献给姨娘和彩兰，让她们的在



天之灵也知道，她们的外孙女和女儿，也长大成人有出息了。”青山依海峰之意，斟了两杯，交与海峰。海峰将两杯酒置于香炉两侧，再点燃三炷高香，三作揖插入香炉，再三鞠躬退下。

青山默默不语，看着海峰动作，心里升起一缕悲哀。

海峰坐下来一瞧，茶几上六盘菜，全是品位极高的菜肴，就说：“你这桌菜，值咱十年前喝十回酒的菜价。不知你还记得不，一次喝酒，你自始至终一道菜，三十斤黄瓢红苕，削了皮切成片拌了白糖，倒也好吃，甜脆不说，还能解酒。”青山说：“咋不记得？还有一次，只几个大白菜，帮子切成丝用醋熘了，叶子切成块用白糖腌了，算是一热一凉把朋友招待了……唉，那时也不是吝啬，也实在是拿不出来。我跟彩兰一月两人才挣87元，还要供三个女子上学，艰难得很呐。”海峰哀叹道：“只可怜彩兰受了一辈子苦，等孩子上来了能挣大钱了她却不在。也难得她为人贤惠，日子过得再艰难，迟早朋友们来了，都客客气气接待，从来都不嫌弃。到你家就是喝口凉水，都是甜的。所以朋友们肯来你家聚聚，喝喝酒说说话。排遣生活中的苦闷与忧伤……如果真的有阎王，那阎王办事就不够公道，为啥好人一个个都被他收走了，偏把那些拐把锤留到世上害人？”青山说：“不说了，越说越叫人悲伤。咱吃菜喝酒。”

海峰没有品尝出“人头马”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青山也说不出口许多好处来，只说营养丰富。营养丰富，那就多喝些，我们现在仍然缺乏营养。

一杯过后，青山问：“大梁你见过了？”海峰说：“前天总算见上人了。他说正月初十一过，陕南那边来人面谈，我还约他正月初四到我家，详细询问他已经掌握的情况。”青山说：“这很有必要。自你给我说过之后，我也不断在想，你想开矿的想法，倒也是个思想上的突破。虽然你们学校勤工俭学在咱乡上来说，独树一帜，有几间门面房出租，有几台车床在转，但与城里学校相比，就差远了。城内有所中学，生产敷铜板，用工上百个，每年利润一百多万，盖了家属楼，才分配去的大学生都可以分到房住，还给教师增

加了工资。许多别的中学的教师，都寻情钻眼挤破头往里调呢。还有彩兰生前所在的小学，校长有魄力，只两年工夫，勤工俭学也上去了，年利润也在五六十万，每人浮动两级工资不说，放假还发奖金，到处旅游。你们学校虽然也有几万元的收入，但老是徘徊不前，没有突破性的发展。你花起钱来也就不大方了，掐着也疼，拧着也疼。当然了，乡教育组也亏欠你不少，你差不多三年两头盖房，教育组也没有给你拨锄子儿款。这你要理解哩，没在公路边的学校可怜得太<sup>①</sup>。虽然普九验收也过了，回头望也年年搞。但都是驴粪蛋外面光，不知里边受凄惶。你们学校还算罢咧，按城镇标准收取学费，每个学生多收上10元，办公费能维持了。几所按农村标准收取学费的学校，开学初一次购买就花得差不多了，还要交水电费。就我所知，至少有两所学校，后半学期都是让事务员到废品店称粉笔头，发给教师上课的。你看看，咱把教育办成啥了？这还叫办教育？你看我这个文教干事当得窝囊不窝囊？因此上，我是很支持你这个想法的，也给其他校长一个启示，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，不动脑筋搞些勤工俭学项目，学校就只有受可怜。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教育经费，要想日子好过，就得自己想办法。”

海峰说：“如果正月初十以后，陕南人如期来了，谈得还可以，恐怕咱还得去实际考察一次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到时当然得把大梁拉扯去。但大梁虽然开矿发财了，我估计他也还只是个半瓶子，没有个懂矿的地矿专家去，怕是不行的。我在这方面没有认识的人，就看你了。”青山思索半天，总算想起一个人来，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一个初中同学，地质学院毕业以后，一直在省地矿局工作，现在已是高工了，夏天我还见过一面。他能请来。”海峰说：“那到时你去请他。咱今要谈就把能想到的情况都想到谈到。再就是，假设经过考察，认为可行，起码得给乡政府主要领导打个招呼，征得他们同意才行。你认为他们会是什么态度？”青山说：“可能问题不大。我给主管教育的

<sup>①</sup> 太：陕西方言，非常，很，程度深。

周副乡长透露过你的想法，他还很感兴趣。他说考察以后，写个可行性报告，由他提交办公会讨论。我估计能通过，尚书记和乡长，都属开拓型人物，这几年尝到了招商引资的甜头，又受到了区上的肯定，心正热着呢。你这次若能一举成功，也算他们的政绩么，哪有不通过的道理？”海峰又问：“区教委呢？”青山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哎！你想想么，胡主任能在会上鼓动到莫斯科卖牛肉泡馍，到朝鲜卖辣椒，唯独会不同意咱到陕南开矿？到莫斯科到朝鲜都出了国界了，咱还没出省界呢，你担心啥呢？区教委你不用担心！咱喝酒。这酒就没下去多少么……”

俩人端起杯，在空中绕了一下，表示碰杯。抿过之后，青山说：“夹菜夹菜，你尝尝我这凤爪做得咋样？”海峰夹起一块，看了看说：“凤爪？鸡爪就是鸡爪，却叫凤爪。你莫非是属鸡的，故意抬高鸡的身价？”青山说：“你胡猜呢。我属蛇的。你知道怎么做法？”海峰说：“我只知道吃起来很香，不懂它的做法。”青山说：“很简单。先把凤爪……把鸡爪用油煎黄，倒上酱油，加上作料，少许开水。焖上十分钟就对了。全在掌握火候哩，火不能大也不能小，时间不能长也不能短，火大了时间长了，就烂了不成形了；火小了时间短了，形在却是顽的。到这种程度最好，吃起来是脆的。我那几个姑娘都爱吃我做的鸡爪，每次回来都要吃，说比买的好吃。”

海峰说：“的确好吃。可光吃不行呀，咱得讨论下一个问题：钱。这次是大大大闹，可不是过去那种小把戏，三五千块就能动。我校机加工算是投资最大了，也不过两万元买了几台旧车床。这回可不是几万元就能成的。”青山问：“学校能拿出多少？”海峰说：“学校现在把箱底全翻了，顶多只有四万。而且我只打算拿三万，得给牛凌云留上一万。我走后让他日子也好过些。不要因为我走了，他奖金发不出去，福利办不成，让教师背后骂我。”青山歪着头，用手撑着，眨着诡秘的眼睛，问：“就这一点儿？”海峰说：“你以为有几十万呢！你总想捞我的家底，今算是捞清了。你咋不想想，盖几回房，都是问村上要一点，勤工俭学拿一点，再欠一

点，就这么艰艰难难过来了。还旅游了两回。我能有多少钱？你又一点都不拨些。这点钱我本来是留着春节过后，把学校东边一摆子也盖成门面房的。现在有了开矿的打算只好往后拖了。”看样子，青山不再怀疑了：“那咋办？差得远呢！”海峰说：“贷款是没希望的，银行要抵押。学校拿啥做抵押？拿教室做抵押吗？还不了了，没收教室？那信用社主任寻着犯法呀？郝主任滑头得太，他才不会上当呢！不过我想来，可以考虑吸收私人股金，实行股份制，现行政策也允许。这就看你了，能不能带头入股，你可是咱白杨乡教育界目前最大的富翁！”青山反问：“你呢？”海峰说：“我再艰难也入一万。”青山说：“就这点儿？”海峰说：“就这还是准备借呀。你想想，我家89年才盖了后楼，前年才还完了账；今年正月又给老大结了婚，借的债还没还完呢。这又要借……”青山说：“那我也入一万。”海峰说：“你是真的太少了。你不能跟我拿棍棍等齐。你有三个姑娘在深圳……”青山说：“我先拿一万么，往后周转不开了，我再打电话要。我还可以再动员几个人入股。初四你见大梁时，一定要动员他人股。他可肥得流油哩！”

海峰说：“饶不了他！”

## 二

十年前，彭大梁是一名民办体育教师，教得好，常在区、乡各类比赛中给学校领回各种奖状，海峰因此就很器重他。谁想到，84年整顿民办教师队伍的关键时刻，他却出了事。

那日上午，海峰正在埋头整理一份材料，教导处陈主任来说：“赵校长，彭老师不知做啥去了，六一班体育没人上。”海峰顺口说：“让班长到他家看看，他家就在隔壁么。”陈主任说：“班长去过了，他媳妇说，昨夜一晚都没回来。”海峰这才重视了，心想，彭老师平时纪律观念强，从来不缺学生课的，今是怎么了？莫非出了事？就再也坐不住写材料了，就对陈主任说：“叫学生先上自

习，让班主任布置些作业。”

海峰问了几个教师，都没打探出情况来。到了下午，接到城内一家派出所打来的电话，说彭大梁昨晚在一家影院耍流氓，要学校去领人。海峰放下电话，木呆了半天想不通。他总认为彭大梁为人品行端正，不会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傻事来，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些蹊跷。他就决定亲自去领人，同时也暗暗告诫自己，这事谁都不给说，尤其是不能让工作组知道，烂都要烂到他一个人肚里。

在回来的路上，海峰一再盘问，到底有无此事？彭大梁鼻一把泪一把，发誓赌咒，说绝无此事。问他没有此事却为啥招供，他说打得人招不住么，连喊冤枉。海峰说：“小伙子还挨不起打？你这一招供就完了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！”

尽管海峰把这事包得很严，连副校长、教导主任都不知道，但工作组如同精明的警犬，还是闻出来了。区教委办公室的主任兼着工作组的组长，他要海峰谈彭大梁平时的表现，最后竟然逼着海峰表态。海峰说：“咱们都是过来人，隔着裤子在人尻子后头胡来能解决多大问题？况且，彭大梁已是有了老婆孩子的人，有什么必要去这样干？根据他平时的表现，我认为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。这就是我的表态。我还可以拿我的党籍作担保。”

就这样，海峰与工作组长谈崩了。

整顿到尾声阶段，海峰越来越感到情况不妙，就把大梁叫到办公室，问他：“我今想摸你个实底，你给我说句实话，想走还是想留？”大梁思量半天。递给海峰一支烟才说：“如果有可能，当然还是想留，你在工作组面前拿党籍担保了我，我不留下好好工作，何以报答你的大恩大德？”说毕，就泪流满面。海峰就生了气，觉得这话庸俗得令人恶心，摆摆手说：“这要是我的私立学校，这样说倒还罢了，这是人民的学校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我话是那么说过，但他们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。他们挂羊头卖狗肉，打着整顿民办教师的旗号，实际在挖空心思地罗列领导的材料。”大梁说：“我们底下人也逮了点风声，没想到他们真的也要整你？”海峰说：

“不光整我，还整青山，还整别的学校两个校长，他们美其名曰‘四大金刚’。你看，他们连升我们多少级?!”大梁只是不停地搓手，没有言语。海峰说：“城区的校长一年给学校挣几十万乃至上百万，活得鲜亮，要放到咱们区，这些人该枪毙了。我一年还没给学校挣下十万，他们就寻事了。其实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在这块地方。白杨村虽不在城区，但繁华程度并不比城区差。他们在白杨小学没有安插上亲信，就垂涎三尺。我不怕他们，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，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敲门。况且，他们的独断专行早已引起乡政府的反感，周副乡长见了他们都不理识。但你不能不怕他们，他们手执尚方宝剑，斩一个民办教师易如反掌。我目前这种处境又给他们说不上话，说了也等于白说，他们与我对立得厉害。所以，你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来个走为上计。你何必非要吊死在一个树上不可？你比我年轻，人也精干，出去随便干个营生，都比民办教师强。这都不说，你想当人家还不想让你当，这你又何必呢？”大梁说：“走？”海峰说：“走！”大梁就不能不低下头仔细思量，直到手上都搓出垢痂条子才问：“怎么走法？”海峰说：“光彩地走你就立即写个辞职申请，趁青山还在位上，我拿去让他签个字，管它区上批不批，你就走人。这比抱着侥幸心理硬扛到底，被人家开除光彩多了。”

就这样，彭大梁采用了走为上计，永远离开了教育界；大展宏图去了。
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暑假的校长会上，区教委把任免决定发到了各乡文教干事手中，连青山在内的所谓白杨乡教育界的“四大金刚”被撤的撤，调的调，拆得七零八落。但乡政府不承认，“四大金刚”又上告不休，区教委自讨没趣，不了了之。海峰等人依旧各司其职，各就其位。

彭大梁也不是一出校门就飞黄腾达，也仍受了一段可怜。有时连抽烟都成了问题。海峰知道他曾在公社建筑队干过几年，就把学校门前临街的一排门面房的建筑工程承包于他。工程竣工，大梁按

照时兴的回扣之风，送给海峰两千元。海峰却恼了，说：“你几时学会了门缝儿看人？”大梁脸就红了，说：“这是兄弟一点心意了，不是你赵哥怜悯我，把工程给了我，我现在还穷得提不起裤子呢！”海峰说：“你如果还认为我是你哥，就把钱收回；如果我不是你哥，从此一刀两断！”大梁尴尬起来，说：“这……”海峰口气缓和了，说：“我现在虽然仍是一个穷教师，但毕竟每月还有几十元工资，而且月月有保障。你呢，没有职业，急需一笔本钱，谋个事业。如果你有这个心，待将来腰缠万贯了，你哥有了难处，你借给你哥就是了。”大梁千恩万谢，鸡啄食一般点头，说：“既然哥把话说到这儿了，钱我收回。哥你等着，兄弟如果将来真的混出个人模人样了，甭说借，三万五万你尽拿了！”

人生很像打墙的板，翻下来了，又倒上去了。彭大梁拿着建筑挣来的8000元，到青海去与人合开铜矿，5年工夫，竟然挣回四十多万元。他拿这些钱，既办运输，又开歌厅，还搞建筑。钱生钱，钱滚钱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多。

海峰的院落，坐东面西，前后两座小楼，都是三间两层，北边还有两间平房，把前后楼连接起来，南边两个斜长的楼梯，脚蹬着脚，分别可以上前楼和后楼。海峰住着后一楼两间，正中一间客厅和北边一间卧室，南边一间单间，父亲住着。赵伟小两口住在前一楼中间一间，还挟着半间套间。厨房占用一间平房。其余房间都住着房客。正月初四这天，海峰为了单独约见彭大梁，把亲戚朋友都推前撵后了。清早起来，把凉菜都配好装进盘内，只等大梁来了往出端。热菜也都配备停当，到时由赵伟热一热也就行了。

彭大梁西装革履，骑一辆崭新的摩托车，通过门道都没下车，直达院内，按了几声喇叭，方才跳脚下车，大喊：“赵哥哎！兄弟拜年来了！”声音巨大，响彻云霄，连楼上的所有房客都探头探脑朝下张望。海峰、赵伟也都出了房门迎接。大梁下了车，将血红的头盔挂在车头上，拔了钥匙就打开尾箱，红红绿绿一大堆礼品袋子就拎了出来。海峰说：“正点到达！”大梁说：“我的光光！这要看

谁跟谁哩么，别人的事可以马马虎虎，你赵哥的事半点儿都怠慢不得！”赵伟被摩托车迷住了，转来转去观看，却认不出品牌来，就问：“彭叔，这是啥车？这么漂亮！”大梁不屑一顾，说：“烂脏铃木王……听说最近又有了新的品牌，比这贵好几万呢，过几天也买它一辆。骑这掉价哩！”赵伟吐了一下舌头，羡慕不已。海峰边接礼品边抱怨：“今托你办事，却让你破费，拿了这么多礼？”大梁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区区薄礼，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！”

进了客厅，赵伟沏茶，海峰递烟。正在这时，前楼却传来婴儿的啼哭声，赵伟就连忙往前楼跑。大梁就问：“得是已经得了孙子？”海峰笑咪咪地点头。大梁问：“几时来？”海峰说：“腊月。”“男娃？”“女娃。”“……男女都一样，都一样！……啥时满月？”“正月十五。”“好！我记住咧！”大梁拍着海峰的肩膀，说：“到时我来喝喜酒，你可甭像乌龟，把头缩回去哟！”海峰说：“那哪能呢？到时你一定来！”

大梁掏出自己的“万宝路”香烟，边启封边问：“这半天咋没见老二？碎崽娃子嘴能谰，我还爱跟他谰呢！”海峰说：“正月天气胡浪呢，说不定又是打麻将儿飘三页去了。”大梁说：“娃们家，正是要浪的时候，该耍就要去……嫂子呢？咋也不见人影？莫非还没有梳洗完毕出不了帘子？嫂子哎！得是讨厌兄弟来咧不愿出来见？”海峰说：“她不在。”大梁说：“不在？走亲戚去了？”海峰说：“不是。”大梁问：“那做啥去了？”海峰哀叹一声，说：“大清早起来就没见了人影，大概是进城浪去了。”大梁也跟着哀叹了一声，无比同情地说：“哥，你的事故样样都嫌，唯独嫂子这人不顾家，害得你既当男人又当女人……唉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这话太对了。”

婴儿没了哭声，赵伟就把凉菜端了进来，摆在茶几上。大梁说：“咱伯呢？请老人家一块吃么……”海峰说：“他怕冷，这菜大部分他都咬不动。让赵伟给烩个菜端去，煎煎和和地吃了还暖和。”大梁说：“赵伟你得坐这，陪叔喝酒。”赵伟说：“有我爸陪



着呢，你好好喝就是了。我事情还多，要给我爷烩菜，还要侍候月婆子。你俩喝得差不多了，还要炒热菜……我也可以抽空陪你。”大梁说：“不要弄热菜了。正月天气吃不动。你只最后上个酸辣汤就行了。”正说着，大梁就从一个红色礼品袋中取出两瓶“五粮液”，放在地上，说：“哥，咱兄弟俩今日消灭一瓶，留一瓶你日后自个儿喝！”说罢就扭瓶盖儿，海峰连忙阻拦，说：“到我这儿来咋能喝你的酒？还是喝我的‘红西凤’，你不要这样嘛，拿恁好的酒，我们这工薪族都回拜不起。”大梁不管海峰的阻拦，用手扭不开，就用牙齿咬住瓶口，用手用力一转，瓶口启开了。开开了才说：“谁叫你回拜来？世上只有当兄弟的给当哥的拜年，哪有当哥的给当兄弟的拜年的道理？再说，你又是我的恩人。当初，不是你给我出了走为上计的主意，又包给我些工程，我彭大梁有天大的本事，怕是今日还是提起裤子连腰也寻不着哩。喝我两瓶好酒算啥？喝！有肉不吃豆腐，拣好的喝！”正要倒酒，大梁的屁股上却唧唧唧地响了起来，他就停了倒酒，撩起衣襟，低头侧看了一眼，顺手从沙发上拿起一个很精美的黑色小皮包，放在双膝上，吱啦一声拉动了拉锁，从中掏出手机，嘭嘭嘭按了7下，站起来在客厅的脚地，迈着八字步，悠悠地踱着，不住地点头，不住的嗯嗯，极力摆着大款、总裁、总书记的风度，但什么都不像，倒像一只企鹅在笨拙地移动，黑发黑衣黑鞋，脖颈上露出一圈儿白领，大肚上挺出了灰白色的长绒毛衣……海峰越看越像企鹅，越看越觉得大梁有些变了。什么地方变了，他一时又揣摸不清，只是觉得有些别扭。大梁嗯嗯过后，大声对着手机说：“不成不成！今说啥也不能到你那儿喝酒！我到赵哥这儿来是早就说好的，有大事要商量哩……”说罢，就按了下手机，重又坐回沙发，说了一句：“淡球事。”

等大梁重新坐定，海峰说：“以后再不要提什么走为上计，承包工程呀什么的，那也是出于无奈，都过去多少年了，老得都没牙了，还提它做什么？你后来发达了，是你的本事，也是你的运气……我与青山年前认真商量的，还是想去开矿。今就有许多事需要